

道書集成

九洲圖書出版社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三

賢八

抱一子陳顯微述

三極篇抱一子聖人也
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仕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抱一子曰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

謂聖人物物愚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己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舍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仕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抱一子曰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妍醜而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

焉能忘我哉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抱一子曰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

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為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為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為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為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為信此其所以不可跂及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兼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符

抱一子曰以仁為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為仁則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此何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五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智之士厚於仁而薄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

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混混淪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符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

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

觀聖人道無形

抱一子曰道無形無蹟無言無為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

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

貌行能之外何從而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果不可觀乎果異於吾心乎果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於聖此

之謂也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抱一子曰聖人本無言貌行能不得已而

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辯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觀之斯善學矣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

師拱鼠制禮師戰螳置兵一作射兵衆人師賢人

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抱一子曰衆師賢賢師聖聖師萬物固矣

然則聖人果師蜂而立君臣師蜘蛛而置網禮兵乎聖人同物置作無我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被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抱一子曰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

恐自異於衆人而其起居衣食富貴賤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高侈其大者聖人所懼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然則聖人之處

世豈容衆人之仰侈哉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離廁別分居以爲人不以此爲已

抱一子曰聖人道則如絲之紛事則如碁之布聲倡倡之聲和之事始始之事終終之色青青之色黃黃之物卵卵之物翼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此則道如絲棼也至於鄙離衆物廁別分居或短或長或直或方物物不同旦旦去取井井有條此則事如碁布也聖人志於道無心無我故不爲物易賢人志落物有

心有人故未免爲物所易

關尹子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則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耳

抱一子曰莊子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

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還人純純常常削迹損勢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此聖人不異衆人之說也若夫遊於雕陵而忘其身見異鵲之利而忘其真虞人逐之以吾爲戮反走而三月不庭此魚捨水躍岸虎捨山入市之謂也雖然聖人處衆雖不自異物豈能拘之哉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抱一子曰道本無爲而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而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

獻之于其君使道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其子孫惟其不可以出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傳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事物之外觀之

關尹子曰如鍾鍾然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抱一子曰謂鍾爲鍾人皆然之謂鼓爲鍾則人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罔測其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犬可以爲羊輪不輟地之辯也其可以言名乎其可以智知乎

關尹子曰蛆蛆食地地食鼃鼃食蛆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錐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抱一子曰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

說也不可說也不可說而言之則有弊何則言不出乎有無也言有則無言無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無則非有有無相吞互相為弊猶蛇蠱蛆蛆互相吞食如引錫然去來牽掣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聖人果不留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之言為言不惟不知言併與聖人失之矣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抱一子曰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能淨能貴能賤能壽能夭千變萬化無可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者不能小能智則不能愚昔孔子見老子歸謂弟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其

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無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抱一子曰在己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

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如水之流動已復靜而其靜若鏡之瑩是則雖有動靜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失芒易乎若未嘗有寂湛乎徹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則與物和不而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則與道忘而不失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為天下先也而嘗隨人而不唱不得已而後動也體用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所以為善聖歟

以爲善聖歟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羹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抱一子曰老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

何謂邪曰心固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謂之渾乎洋乎游太初乎豈不信然至於如金在鑛如玉蘊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則時糞時土也鶻居而鰕食鳥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人之正行也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夫豈真狂真愚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淒淒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一作裴裴然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抱一子曰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以感絲桐而聲為之變而況有道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地康時豐

物哉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室之山三年而畏室大穰其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聖人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抱一子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為而未嘗為終日思而未嘗思特人不能測識耳何以異於人哉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抱一子曰衆人昭昭而我獨昏昏衆人察察而我獨悶悶昭昭察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於親友事物愈難睦交成契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利自利害自害賢自賢愚自愚是自是非自非好自好醜自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無不成物無不契聖人初何容心哉

關尹子曰世人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抱一子曰聖人有大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而拙者愈露其拙豈能自解哉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蹟而忘道以賢師聖者返蹟而合道

抱一子曰有聖有賢之分者跡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道也視聖人為聖人豈可致哉是則徇蹟而忘道也惟不知其為

聖而以賢師賢之則智齊於師庶乎忘其蹟而得其道矣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滅師半德學者須負過師之智則幾矣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抱一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衆人不見上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所不趨無所不見在賢亦宜在衆亦宜和光同塵所以異

於賢人遠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抱一子曰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任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尊卑之間感應貫通出於口而行於身譬如夫唱婦隨牡馳牝逐雄鳴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何容心哉賢人制禮法以防人心故不得不拘之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龍行道雖經焚事則葦布

抱一子曰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今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龍則言聖人之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乎有文章之可觀凜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人之事則愚夫愚婦亦可行之而步履方

鬼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鬼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銘金而消之能燬木而燒之所以冥鬼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鬼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鬼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銘之為一金以我之鬼合天地萬物之鬼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鬼何者死何者生抱一子曰精水一合魄金四為五神火二合鬼木三為五精藏魄而神藏鬼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鬼木為龍魄金為虎使鬼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銘金燬木故神可以制鬼魄殊不知神寓於鬼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

功也故丹法始終全資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為吾之精神鬼魄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萬火可合為一火異金可銘為一金異木可接為一木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鬼因鬼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抱一子曰精神鬼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偽心輪迴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偽心則有此偽意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鬼有鬼則有神有神則又有意矣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為而不芽不卵耶蓋精不

存也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土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為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為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欲知之手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鬼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鬼俱之鬼之游魄因之鬼書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鬼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鬼和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和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

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鬼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抱一子曰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盛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五有餘而金不足鬼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鬼魄能自析之也皆有真性存乎其中而習既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爲吾鬼渾天地造化之所有者皆爲吾魄是則萬物皆爲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關尹子曰鬼云爲鬼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鬼升重濁者鬼從魄降

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鬼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鬼爲貴降魄爲賤靈鬼爲賢屬魄爲愚輕鬼爲明重魄爲暗揚鬼爲羽純魄爲毛明鬼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一本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抱一子曰云白今之措字也措字出於秦之程邈變篆爲隸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之字古之云字自字古之白字是則之鬼爲鬼鬼爲魄於古文則然之則從虛輕清故爲風風古風字中則從身重濁故爲氣氣古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

或有道焉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以五常而升者爲五星之佐及五常而沉者爲五行所賊撈嚴所述升沉之報與此同義鬼魄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鬼七魄故鬼多者爲貴爲賢爲明爲羽爲神魄多者爲賤爲愚爲暗爲毛爲鬼而其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衆生盈天地間生生不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行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相尅却成既濟金木相尅却成夫婦皆對法也是道也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誠若不至則五行無一應者矣

關尹子曰三者具有鬼鬼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鬼耳目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

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
文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抱一子曰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
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嘗思謂之五識五
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也五塵主於

神神無我即物而見也五識主於意故曰
意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意也父以
精愛母以神觀愛為水觀為火水為氣火
為血父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
未生生不窮之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
之文觀無識而如燈之照則吾識未嘗萌
吾生何嘗有哉

關尹子曰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
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
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
之神其餘聲者猶之冤魄知夫條往條來則
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抱一子曰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冤魄固
矣然則鼓不叩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
神叩鼓以桴桴止則雖有餘聲終亦不存

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冤魄終亦不存
矣是則五行之氣條往條來我本無有而
我之所有者叩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曰
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
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後說

關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
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
塊皆不足以生物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
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
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抱一子曰世之術呪能於無中見多有事
如張譖作五里之霧左慈擲果上之盃是
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為之如果
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俱而後生三者
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
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
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根地有地根
人有人根而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
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
而知變化之道矣

關尹子曰意者本也木根于冬水而華於夏
火故人之意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
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
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章獨言本喻者發明上章言
根之旨也蓋本為意為人也人之所以為
人以意識晝夜隱見於精神之中而已矣
精一也故意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神二
也故意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
於冬而榮於夏即意之藏於夜而見於晝
也知夫木之根則知意之根矣知夫意之
根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
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
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
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
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
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
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
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

矣

抱一子曰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超生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也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衆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如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能者拘於形也惟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疑精作物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氣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火以養精神於內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粗者也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述于此書又在夫人自得之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動於體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動于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寬義則陰而實可以御魄

抱一子曰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爲五常皆自然而然非有牽強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集神攝精

輕寬御魄蓋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動於體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主智而木輕金冥水降所以能輕寬御魄攝精莫不皆然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關尹子曰蜾蠃轉丸成精思之而有蜾白者存丸中俄去穀而蟬彼蜾不思彼蜾矣白抱一子曰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圓本無情而蜾蠃轉而精思之則蜾生圓中俄去穀而化爲蟬外鑪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全藉守鑪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蜾精思之意耶

關尹子曰庖人羹解遺一足凡上解已羹而

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抱一子曰人以動物爲有生今釜中之蜾已羹而凡上之遺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耳彼非氣者何嘗有聚散生死哉人橫計之耳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抱一子曰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坐脫立亡者以爲了達見卧死病死者以爲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耳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生未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關尹子曰人之狀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狀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老子謂專氣致柔能嬰兒今問嬰兒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狀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

生死心非妖乎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情識馳騁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抱一子曰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況我之未嘗有生死也以水犯火以火犯火以況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以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愈變情識而馳騁愈遠矣安足以知此哉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四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五

抱一子陳顯微述

賢十

五鑑篇嚴者心也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弊一作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弊男女者淫鬼攝之心弊幽憂者沉鬼攝之心弊逐放者狂鬼攝之心弊盟詛者奇鬼攝之心弊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身既認物為我身則精存于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為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于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所能測識耶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抱一子曰聖人之心能歛能散歛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數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功於一則不一矣用功於虛則不虛矣用功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功於一不用功於虛不用功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歛

散何嘗欲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爲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爲鑑矣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鐵千年俄可去

抱一子曰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燔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夫火本無體故雖燦燦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伊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計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難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今

抱一子曰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

以思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即是去意即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斷思絕念心如土木者異矣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若云他是聖自己却成狂苟過卓絕之行而尋之則微妙之言而取之則徇蹟而不見道矣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後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爲物何者爲心哉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

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抱一子曰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爲心在我或在彼又以執以爲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爲非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抱一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抱一子曰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黃梁未熟特片時爾心宜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

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
失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
者安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
不師禹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抱一子曰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
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達蒙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使盡羿之
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已也然學聖人
者自以為盡聖人之道者如飢飲何足厭

其量爾今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
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失的步
力之可師舟則有帆桅風水之可法至於
心明則覺昏則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
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昏昧處通
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
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無遺之猶存以
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
爾猶存譬猶昔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

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
爾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懷思盜心怖曰識
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
止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
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

試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相識皆緣有生
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
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
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抱一子曰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胷中

如月形生於犀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
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既存于角中則
盡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胷中萬物
萬事忘不得遺不得如昔日曾游之景再
游則憶記宛然皆識使然也且如今日見
某物某事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
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
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
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明矣譬如無鬼思
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之

妄情認黍為稷認玉為石本妄認也而能
生真稷真石之妄識然則觀奇物見異事
何異夫妄情妄識邪執而有之即於心府
可謂不智矣知乎此則知變識為智之說
矣變識為智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關尹子曰物生于土終變於土事生于意終
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
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
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
存大常者存

抱一子曰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
去其識之所生之母而已矣譬如物生于
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終變於意事之
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
變也意是在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
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子隨母轉也然
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嘗覺
知心無變無覺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歛
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君而我心惟一
蓋有大常者存焉耳

關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然

抱一子曰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為母性為子謂如五常之性根於一心皆未達夫真性之所以為性三教聖人發明性真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此其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為母心為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辨矣苟事物來于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

關子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

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抱一子曰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真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偽者不甚著意而易忘而謂彼賢愚真偽者皆我之區識苟知性識則雖賢者亦愚之雖真者亦偽之則變識為智而易忘矣

關子曰心感物不生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

不能役之

抱一子曰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無形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因識生情因情著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既為氣矣既為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感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氣名為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關子曰人之平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苟之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厭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

畏怖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抱一子曰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懷忽見冤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夢蛇不畏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怪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挽其人其人閉目不視曰汝之技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即有中示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大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嬰兒蛇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觀此猶且見如不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抱一子曰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

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抱一子曰此章當連前章為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返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慮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關尹子曰目視離珠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返照而視離珠者明愈傷耳不能返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一作立人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

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抱一子曰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則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則可以契道是則德不難成而道不難契也特情之難制耳一情雖微苟不制而必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其為害豈勝言哉天下之理莫不皆然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五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六

抱一子陳顯微述

卷一

六已篇

抱一子陳顯微述

聞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亦我痛不痛手足不思亦我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為夢久見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皆妄也安識所謂真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為我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為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狂習為思非我具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為痛非我具有是痛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為夢以同見久見者為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蓋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徧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真無一物是我之已而已矣

聞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抱一子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思不著事即著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為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為見在陰則為夢在覺為事在夢為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栢之類皆役於五行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他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為能為寇為賊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